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因話錄六卷



唐趙璘撰以五音分五部一卷宮部為君記

帝王二卷三卷商部為臣記公卿百僚四卷

角部為民案民字原本作人避太宗諱也凡不仕

者咸隸之五卷徵部為事多託典故而附以

諧戲六卷羽部為物雜述諸物而一時瑣事

無所附麗者亦入焉在唐人說部之中頗嚴

整有體例

因話錄卷一



黃氏如
璉之印

孫印
從德

慶
增氏



葉萬

君石



游道
堂圖
書記

宮部

宮為君凡屬朝廷及
宮闈者皆入此部

水部員外郎趙

璘

撰

元宗柳婕妤

余之妹曾
老姑也

生延王

玠婕妤有學問
元宗甚重之

肅宗每見王

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閩中貴族柳
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

柳氏內眷奕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慶與文城郡公皆北史
有傳睦州刺史諱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
有傳少而俊邁風格特異能為江南折桂書生詠調

精絕見媚於時自周隋以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
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所奔走
睦州君詣之悅焉嬌陳曰第有錦帳三十即奉事終
身蓋將以斯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嬌
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約人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
禮為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间嘗聞嬌陳名訪之及召
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聽其歸因語
曰我聞柳氏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嬌陳
以睦州女弟對遂納之立媼姪王及一公主焉睦
州君聞門士行為官政績載于家傳此偶因嬌陳事

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
東梁元宗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俯而
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安祿山入覲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元宗無言一日召太
子諸王擊球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元宗密謂太子曰吾
詐不羈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
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素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
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曰使隸樂工是日

遂為假官之長所謂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
頓首頓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
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
果寃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
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側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

賢重公主

公主即柳
晟之母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
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過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
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
侍御史諱芳字
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

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召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
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
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得謂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
君亦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
致祭之意辭簡理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年月朔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閑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
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
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
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崇史策式播謳
謠奄違聖旨上仙靈界遐迩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

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嫔戚光榮宗族咸
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臣行
宮瞻望雲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
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
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勳高兼連姻帝室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
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
人及李夫人嘗競
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怒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
知之賜金帛及簪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送人歌
以送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于席曰酒盡不須

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
子也我父嫌天子不作質調別有所
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

汝不知他父安負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
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子閨闈之言大臣安用聽錫
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閣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
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
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
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
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
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于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
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語
詰之對曰某天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鳩必集
樓上雖隨駕老鳩集自居城外更不復爾今見羣鳩盛
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
奏聞勅畫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
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於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初
衫有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進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
詔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咏旨以聖
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于令李相
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異狀奏曰臣謹案月令十月始裘
月令是元宗皇帝制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由神余伯父自監察裏
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廊
坊監察宰樑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
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

棟得一長官好否

伯文諱僂貞元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湏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侍太后不合後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汚盈積有司以其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輿族子旨德輿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輿在自犯贓朕

且不赦况其宗後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鬥雞優人稱歎大好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韋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人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為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

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彞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
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
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稟亂命而不改者
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援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
以為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特匠者豈亦有神
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教道陳拾遺
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
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為陳官上曰
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當是山野之人王龜
父大僚安得居山野豈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
棕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
言曰我不可賜其白衫年以未有官又雜假其服色但賜
諸衣無衫可也

宣宗朝西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湏各務公道
但無私黨所論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

時余
任補
外關在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隣時為

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
華夷願覩盛儀士庶固當胥悅但竊聞闕輔之內頻
歲不登自冬已來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輸聖慈臣
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殿後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簡禮
全人心為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舍元待至豐年却依
舊典所冀椿觴萬壽不愆元會之儀禮酌一時並表
聖明之美臣官忝陳列合陳管見疏奏之明日延英聞
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舍元殿事如何莫須罷
否宰臣魏公奏曰元年大慶正殿祇賀亦是常儀況當
無事之時陛下肆觀百辟朝正盛禮不可廢缺旨近

華州奏光火賊劫下邳縣又闕輔久無雨雪皆朕之憂
焉豈謂之無事須与他罷假如權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
臣奉詔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陽當虧遂罷之其後宰
臣相因奏對以遺補多闕請更除八人上曰諫官但要職業
修舉亦豈在多只如張道符牛業趙璘輩三數人是
矣使朕聞所未聞

因話錄卷二

商部

商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匹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
同列以令公勲德而請一吏攸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
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銀雉已來朝廷姑息方鎮武
臣形無不得是以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
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聖上息之親厚不以武臣待子
儀諸公可以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

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
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

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俱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孀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時有

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誕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

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君外族趙氏王降階與僚屬

等立俟到棚而退常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

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為貴戚實無

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右太夫人許降願子儀之

家使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

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仕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

至于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中外

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

傅細俱任拾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

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元文憲公前後相德宗

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舉為京兆尹宰相賞之以畿尉超事及韋公入相

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嘗異禮以俟申故吏之

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早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

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
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
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
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錡不協後公在鄂
州錡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
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
黃門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慢授於僕人
之手歸則躬置在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
詞登科鎮荆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

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
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
公凡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節為尚書唯不歷
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
疾儉素壽考為中朝之首焉

柳僕射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
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輦
嘗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如小子
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
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

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親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闈又與從舅革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以爵位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與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珣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無門第為學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西箇座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曰凌鄭公中間有楊唐事

馮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
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
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
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請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貴重隔物與賓僚宴飲
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
為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勸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
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
好惡一不得言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猶急為士大夫所非請安少師事具國

史

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肩腹之失必致恠訝在西
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
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生前世未
有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詔令嚴明誅罰不避權貴勢
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
令以凌衣冠奪貧窶為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進捕
劉公為尹一皆窮治卒有匿軍中名目稱百姓者旬朔

內坊市姦偷宿猶懾氣屏跡余嘗与友生入市、內有一
軍人謀乘醉誤喫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
到敢近衣冠耶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汗惧不敢
為非而与屬吏言曾未傷氣不比責一官人常謂府縣
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
勿致拘束

李司徒沂公鎮宣武戎事之隙以琴書為娛自造琴聚
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
蓄^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間音聲
唯三龍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第箏与歌時令奏

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
子而雅度元機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
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
不好俗談晨起草裏頭對客感融便過一日多蓄古
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
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
傾壺達旦不俟外賓与隣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
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

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姊妹也余雖不
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又傳聞沂

公徐夫人雖生三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
母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子諸
子之中實愛懸隔天人降調信不誣矣在官所得
俸祿付與逆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徐氏元氏二孀婦事
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既為傳此不
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丞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
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
昨遊燕細者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竦野耳若
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澆庶接泉音
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味父大廳也庶人天性惟

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
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
使行至陝州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餐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
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
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律體務實功夫
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

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
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

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
魚蒜逢着則吃文生死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引達皆
此類

沈吏部傅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
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
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
見報施不妄公先入禮部員外郎既濟揆建中實錄
体裁精高雖宋朝裴范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
公繼世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
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
暢敦儒嘗斂不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
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不類此公名聞已先
又在班列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
不避公于街中杖殺之及因對駁憲宗正色詰公專殺
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比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
偏將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與法不獨侮臣杖無禮
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決不合奏
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

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二

因話錄卷三

商部

韓文公與孟東野交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詩號
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匠師韓公文體大變又柳
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馮詹事 祭酒楊公余
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
接引後學為務楊公尤深于獎善偶得一句終日在口
人以為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文至精獎拔
公心亦類數公甘出于李相公武都公門下時以為得人惜
其命運堙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

者有稱之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揚二公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三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澈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選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暮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真舉程始

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堙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五耳与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又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証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豐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

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
弘正簡亦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甥敬先世亦
出自河東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摠舊鄉籍載之楊僕
射於陵在考功時与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
舉門生集侯僕射而李公在坐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
生代有姑之婿与姪之婿謂
之上下同門蓋况此也
李相公石是庚尚書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
特賜紫而庚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衣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後茂唐中薛
平表都時謂之玉笋

元和中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中尤長于章草為時
所寶湖湘已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以已
朱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
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与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
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矣立
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
當年宏詞登為科十年便掌綸誥侍翰院苑性
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
不妄然諾士益附之紀錄此書後二
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判第考官刑部紇于公崔相國羣門

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山廳中集見座主及為
考官之前假居於相國故第亦於此聽見門生焉是年
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塞薄晚方通籍初頭
孫河南穀先於雁門公為丞

公自後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磨工
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雁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惶恐却進使
舊僚作表皆不如意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
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
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
其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庶平驅
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

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勲
為章武佐命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乎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樂府多屬意
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
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南徵入至闕鄉暴風有禪將飼官馬
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羨通以檢校
常侍代鎮三城禪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
字之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唯恐傷人屋倒
闕鄉常侍豈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子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存孝及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老親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輦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僅射元公之女也嬖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賞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物勿使別為債息為惡

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戲策收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元佐滑州匡城人嘗公師經其奉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辭不敢元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筐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元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聽據案待之其何安焉

因渝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始終不失
臣節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權居
將校之列又難置于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
衫銀魚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眾久之有獻啓
訴于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後作赤烘羊羔兒作
聲竟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乃署他職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利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
姓陸于提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
能學瞻詞逸該諧縱辨蓋東方曼倩之儔与余外祖

戶曹府君

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滄澹字中庸別有傳

交契深至外祖有賤事狀

陸君所誤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鸞茶之家陶為其像
置于煬器之間云宜茶並利余幼年尚記識一復州老僧是
陸僧弟子常誦其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
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
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刑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
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領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
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往候王擲筋怒曰我
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檢校
湯藥而与父作生者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邊遣檐子歸

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女子不至姻族聞之
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孀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
時世梳粧黜臣之家特教西平禮法

裴濟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沂公勉除長史充觀察
始至官屬史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与之語面約云少
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
召濟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語公
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
忽之甚也濟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
曰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

吏也安敢同之沂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濟既退沂
公遽命囑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濟之子充為太常
寺太祝甚年少時京師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
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于鄉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
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鄉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于人本
設考課為獎勤勞則書其繫於官秩若一以官高下
為優劣則鄉合書上考少鄉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
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大鄉笑且
慚遂特書上考

濟後累遷同州刺史所
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過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
避對曰縣尉自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
名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準狀仍戒之曰
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尚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
知大倖如此

柳元公喜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過張于途去

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元公曰壽則小僕射郎之小字也

相逢其謹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

正甫與公綽注還欲使兒于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

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回院

知之或徵其出者數言之數曰元公曰士有二妻一妾以主中饋
備洒掃公綽買妾而使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於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
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
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
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
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祀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
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
李氏使婢傳語曰新姑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
許之既見具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

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送持金鬻
于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
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送竟未嘗言於人
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
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
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追尊文
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
循生唐太子太保造、生武衛大將軍夙、生雅州都
督善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生密縣主、傳

旻、生揚府功曹諱穎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
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直有功曹之風時裴延
齡為戶部尚書恃恩奸佞與張滂不協金部惡延齡
之為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
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唯次子東從事邑
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
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嘗受金部
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游廬山過金部
山居訪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
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苗

百強以拯之或傳功曹為李林甫所召時在禪制中謁見
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
所誣也功曹為愛著于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險矣親
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為余嘗聞外
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銀棘後聞禪制
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于蕭君所居側僧舍一
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相之尊意謂功曹
便于下馬處趨見功曹乃于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
前吊林甫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
令丞相公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

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于其外族可
為實錄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奏令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為
監察御史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
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並時為丞郎每燕集時人以為
盛事亦可太息於官途也

唐尚書持太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
相宗時為京兆尹將記親知間等第

時重十人
內為等第

名公從容

至命茶酒語及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
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

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取者事
發管屬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于臺長杖背十五同列
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
令不振久矣百曰尚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
受賄于此輩且是知抑豪強可以矜式後吏則挾臺之威
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張之親
爰為求馬價同列有或怒或嘆而不署文字者權獨先
署謂似曰某向不与張君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
祿必知之際不可使行且一循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存
所不知之人實不送似署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金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
儀一篇名曰直訓夫人既寡居奉元元之教受道錄于
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歷省郎刺史
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卧廬山
察之長子湊好道不仕次子克進士及第亦尚元靈矣

因話錄卷四

角部

角為民九不仕者皆入此部

蘇業民字伯者當避此忌有誤

元和初南嶽道主良逸將舍弘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
田蔣田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峻大見者褊
悵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
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先生豈為人祈雨
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
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
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憤垂髮而
坐將乃行齋左右整冠履扶而升壇天即開霽嘗有

村媿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對仗便著之在坐者竊
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盥使
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先生即于門外
坐輒增著襪若無人在旁楊公自京地謫臨賀尉使
候先生至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
先生日報汝阿原本下脫一頁无
本據太平廣記補入郎歸勿憂也未幾量移杭州
長史未嘗干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与呂渭
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判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
侍郎之子及溫入下林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
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母為喜王寺尼。似皆呼先生

為師常日負薪西來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
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曰止應是
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將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
持趣尚亦相類先事于田號為莫逆將始善符術自
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
物不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
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
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
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以上
補入本慈之絕不
復面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不高又先事蔣君於田君隣

于入室歐陽曾一夕夢三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晚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汴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為南嶽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溢家人患鷲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泪水退而歸其嬰孩見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為名及長聰慧簡率真氣內充自元和至大和為供奉道士朝

野歸嚮

江南多名僧貞元二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常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質韋公全不稱賞晝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詠大加欵味因語晝曰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浪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鑒別之精

元和已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為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符大

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
為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
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
荅曰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取號欺隴佑皆此
類也

昔北齊封楊休之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為
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流當必為休之取矣

有文泚僧者公為聚飲談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
褻之事不逞之後轉相鼓扇扶樹愚夫治婦樂聞其
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劫其聲

調以為歌曲其眩庶易誘釋徒尚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
甚嗤鄙之近日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惧臺省府縣不
以王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于仇讐而泚僧最甚前
後杖背流在邊地者數矣

元和中僧鑿虛本為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
誅後人遂作鑿虛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為之置于
鑿虛身亦猶才命論稱燕公草華傳稱韓文公老牛
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
多鄙淺

盧子巖說早年隨其親懿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

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竈猶在後為佛舍
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為
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類魯公韓晉公劉
忠州楊監寧獨孤常州皆与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
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唯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
徒有携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杯則滄說與銳
所居有山圃自植茶為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
樂為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
以小瓷壺置于懷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
飲否彥範笑而傾引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盤石且來

聽書遂与剖析激奧至多不倦鄭君徵其遺事僧歎
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
兵部与師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官
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肩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
松接待座下獲聞激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
月願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而
食僅同嬰兒而飲或如少壯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
之至懷憂慙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
尚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
有者宿僧摠持彥範之友也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

唯自墾山種田教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傷有滯穗
度知其主必不取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束而積之召
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譚可則因防邊為吐蕃所掠初
到蕃中人未審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惧王師復河湟不
安寢處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考
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非避蕃人尚未之信其旁有知
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蕃法刺木為印每
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

馬如飛號為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蕃
中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粗
有文武藝者則涅其膚以候普贖之命得華人補為
吏者則呼為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為知漢書舍人可則
不願其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
人大為蕃帥所信為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輒為候
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凡在蕃
六年及歸詣闕自陳勅付神策軍前驅使未及進用
為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闕成
四年余于越中遇之見其步履不快云在蕃中是時凍損

足視其臂一字尚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
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元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得

人憐

時貴妃寵極宮中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官常危惧上聞幡綽言俯首久之

上又嘗登苑北樓望

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得知將遣

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你何以知對曰一轉入

流矣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會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

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喚幡綽曰此非錯喚是

歎

幡綽傷人假戲謔警悟時王解紛救禍之事甚眾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

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德是心實

建德季尚書笑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

句後事將至季公戒送事曰周生好諧謔恭借無禮幸

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季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

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季公有故人子弟來投

落托不事季公適問舊別墅及家僮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恙云賣却季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

書籍古畫破除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

尚書此復在否其人慚惧不敢言責云暫將典錢愿忽

言曰此尚書大宅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話之事遂問曰尚書
何在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与怒之顏大
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李公覽
状惡之久不憚怒曰面待長大令試僕頭

李紆侍郎好諧謔又服用華鮮嘗朝迴以同列人坊門
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
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
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
只是衣短七身同列以為破的行甚慙

下人呼舉不
正故云慙也

京兆龐尹及弟浚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見登

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占食就謁時郡中
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嚴
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面款曲兼命對
舉已筋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曰問止
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嚴自
名嚴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送容而去
姚覲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於唐察陝郊
峴初釋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于中堂吊訖未語
及他事陝當兩京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
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

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俯首頓眉頰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見僕射久之方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姨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遊牒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遊牒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拜當家沒處得盧皮遊來衢州為辨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先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餽遺乃箱擊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以箱擊一破臍脂幘頭餽恭曰

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先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嘗過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以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之戲曰承徵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謀論田產稱阿翁阿翁

下阿翁二字言其大父也

在日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

梓人女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柏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話錄卷四

因話錄卷五

徵部

徵為事凡不為其人其物而聚說者皆入此部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為物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物項而望南宮也

都掌南門東道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在深聞絲竹之聲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冰去聲
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虔州虞鄉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鑰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州戎

時為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當有千有萬
忍俊不禁考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宦賀監草書郎餘
令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祕書郎挾
彈中一宦一眼時又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古威衛荒穢
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
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佞呼為端只見宰
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
則曰知雜侍御雖池官高秩為之其侍御號不改見

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
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佞呼為侍御見宰相及臺
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人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
兩巡使兩主繁劇及還向上則又入推蓋為勞屑唯其
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適
暢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元真跡三曰察院其
僚曰監察御史佞呼曰侍御見宰相及臺長則通曰
三院侍御而主簿繼其行之事每公堂會會雜事不至
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
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兩院則分坐階下七節皆絕

譚笑會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於是臺院
白雜端曰舉事

欲上堂三院長各於食堂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

則舉曰某姓侍御

更有姓同者則以第行別之

有某過請準條主簿書之

其兩院皆倣此

若舉時

差錯則最又錯則殿中舉院長最又錯則侍御史舉殿院長向上人

舉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

黃卷罰直過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而罰亦悉免

御史虞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之勞憚於轉兩

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為此臺中以殿中轉

西院為戲謔之辭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案兩

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吟之曰著直署反去也三院

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筭

端筭端有罰殿中已免過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

知謂之難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

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語遂

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于南廊便

服靴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

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此處難脫堂字

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

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罷合敬以恐煩却損往自

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

至待漏院偃息則有臥揖上馬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米罰人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亦白御史初上後過雜端上堂則舉三德九失儀意緣是新人欲併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而算

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鼉廳寢于此多廳兵案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溼御史躬親織啓故謂之茶瓶廳史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史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之上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教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采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

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

諸家御史臺紀多載當時御史

有儀注近漸遺闕雖有版牘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恐磨滅矣因與親友話及此遂粗疏之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之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之下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似皆大咲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耶曰利之曰何以後世人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姦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巫道欺調時俗之敝石稷播百穀安知有後世有權酷閉糴茶鹽

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
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官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
雲耀日之侈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
取公侯之濫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
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衿姻援而
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
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詖流傷紀綱大
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為治者
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而可歎者伊周初以
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已降行滔

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弑放常与萬
世之君必為龜鏡矧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
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為政者有才必
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
下無一人歎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舉陶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
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
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是
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為郎
前代明哲之主及霸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

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
一賞一罰重慎如此况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苻秦
入寇謝安石用其兒子元為帥以拒之郗超雖素與元不
善聞而歎曰安違依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人皆以
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府見其使才強履屐間亦得
其任是以知之元果立功于淮淝破苻秦百萬之眾郗嘉
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知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
情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陰賊妒賢
嫉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
之士多被構害而守尋常仕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

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其非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
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僚屬隨其所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名之與譏而觀之
端坐畢席不旁視不與比席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
監庫以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多警寤更卒之
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裴先德泊在中書有故人官
亦不早自遠相訪裴公給郵復厚從容款狎在其第無
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
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
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

器是廝養待賢才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道致猥濫詎獎流蕩可憂不知誰之

咎也

以上三章偶曾論及生有相知者因附于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日終到小尹侯德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与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勅也

有人撰集恆異記傳云元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殊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元宗此處疑脫時字有道術者乃葉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大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令人注之說舊事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祿教乃王公以下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礼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官外自詐階不敢有

其室也注云明饗君非祀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于令
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内支郡則
俱是方南面諸侯但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
既通讌享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非階之儀昧于禮經
遂同僭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謬相仍亦可笑
且歎也

近見惠補闕實引祀記鄉飲酒義言東方仁者主
人之位也西方義者賓之位也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
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
呼執事言閣下之小劉子元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
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室本

繫王侯賓佐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
皆可通用侍者士庶盡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及畿令悉呼
閣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亦謂上下無別
矣其執事終施于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
呼盡曰閣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
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德怪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
降几前一等此之乘借其可行耶宗從叔諸姑及姨舅
之行施之可也

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
資暇錄亦與此說相符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
唯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

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兒
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
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
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
目云當時君平為之寶歷中余下第還家於京洛途
中逢官差遞夫昇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令準詔
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注有用張騫槎者
相襲誤謬久矣繼出雜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
文昌臺故御史呼為南臺南朝同也

武后朝御史臺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
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西臺之稱唯俗間呼在京為
西臺東都為東臺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後人不名者
呼為西臺又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
耶又呼杜門下黃裳為杜黃門官號改之久矣後人亦
嘗以名有黃字遂呼耳余歷祠部郎中同舍多以祠
曹見目余因質之曰祠部改後唯有職祠司禮二部矣
祠曹之名嘗以漢陳寵辟司徒府轉為祠曹掌天下
訟獄其平決無不厭服又晉朝荊州人為羊祜諱嫌名
改戶曹為祠曹故誤呼耳

俗間凶疏本叙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
叙徑齋七日者此出于釋教其事不可不信亦不可明言孝
子仁人但以此修追福之儀可也不合形于書統哀誠固無
時整忘此日不為飯僧受吊可也

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受命受道錄師之戒約不得入神
祠食神飯受巫覡之餉惟公事家祭則聽依禮及長從官
凡此有不可不為者或有一皆禁絕既妨於事且為不知者而
嗤余則臨事酌之所謂祠者若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古之聖
帝明帝王所在先賢有益于人有裨于教者安得鬼神待之
且居士人之位奉公之事自當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

祀無名而設苟有職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
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為人
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
示愚俗又何謂而祀之哉神飯在祀宜拜受其他則似巫
覡之餉可揮而去也為吏宜鑒之

有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日公
好在褐之夫何也吾不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耗
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
處其間曾不媿恥反譏余与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
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吾視耗褐愈于今之朱紫遠

矣

下輩不通義理者使之寫文字深誤悉同一本若官字任官合著

臣妾多作官職官合著榮字榮水在榮陽合著水也多作榮榮枯合著木或多誤作榮

榮合著鬣鬚合著須鬣髮合著又偏旁只較一點一畫而義全

不通若棹棹船掉掉尾楊楊柳揚揚州棒棒枝捧捧字傳經

無傳師傳及人沐無點者沐有點者音述氏無點者氏有點者古惟帳上鬼

惆悵並惟帳此並賜並無錫鉛錫之錫無橫錫毛詩錫錫左傳錫

場堰場字音易若此者似矣論文字者勿以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晚改兩火相重其偏旁言談字已改為譚

姓改為澹其噉字俗多不定舊或書饒音譚爾雅訓進

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闕食物偏

旁盡從食又噉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

口邊取其音与著兩火同後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

著兩火俗也並造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噉馬即合用噉字

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餒人謂之噉又案

漢書高紀云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噉以利顏監注曰噉

者本為食噉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噉食則改變為

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食為辭也顏監講噉字雖未分明

亦無口旁兩火之說則是明是俗相傳而後人為姓亦因俗

耳近日書餅噉字至有食邊口邊作單及口邊作唇者寧

意而為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凡案旋看也

因話錄卷五

因話錄卷六

羽部

羽為物凡瑣雜不專其人其事者皆屬此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禱怒致禍有人乃斧他人之樹為主訴官捕而鞠之當以盜論其家質田以賂獄吏鬻衣以備日糧卒不免笞背而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又有里人為隣巫所惑云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嘗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罪連及數十人此乃穰災實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伎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為水嬉登百尺檣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前席又于水上鞞而浮令人以囊盛之繫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或出或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帷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椽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蹄高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而獲賞止于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

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教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于月下

有士子鬻產于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賣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實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去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為吏捕得具狀上之樞機之叢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容而致害也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壯近水有鄰人斃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雷雨叢洪水斃家皆陷溺無遺唯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
人不之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學患歸家不得而
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于榻夜涼方覺
史梅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
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
開遠門人稠路隘其肩將闔公惧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魚
搖其後得疾馳而去顧及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
莫忘問倩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史中崇達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魚鰓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
簡辭弘正簡亦俱侯烏苗坐自之甚久命貞亦序坐曰又目

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
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錯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數十
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至朝亦大得美官錯至長慶元

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簡辭已下三人親昆弟也弘宣又
簡辭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擁旄

張曇為汾陽王從事家常有怪台術者問之對以大禍
將至唯休退則免曇不之信又方宴宴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
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乖度
公頗啣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宴寵姬
而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
後因請去不任史遂發怒之以聞竟斃于杖

柳負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自至京師嘉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以夢告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林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林則柳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諒李涼公逢吉未嘗論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去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中堂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尔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都水使者崔倬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

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希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煮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曰觀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余之舅祖集中所贈崔都水詩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尔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以化靈芝不雜葷茹亦應返頽任世壽不可量蓋元中但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相國峯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

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亂遭漬獨不遇災及經王智
典之寢果除秘書監也

長慶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
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先即到豈奈我何
未幾而相國竒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
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以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
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皋在夏口就加節度自
後復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
觀察使明年冬牛公實來宰相建節鎮夏口自牛公
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
右廂都虞候王某為左廂都虞候與弘相善諧二人取
軍情將不利于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
地碎首大言數百劉言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
辨劉叫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
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
其家恠無哭聲又謂其惧不敢哭訪以卒即言大使
無恙弘素與其熟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劉徑四
十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
曰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

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感暑時有諫
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徑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
職集仙常侍柳公常為予說

已上並本錄
崔公名壽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
于家中設饌以賀自于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磨
訖持之疾行妻先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心中妻
先心即死而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
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投于地三換
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
節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為吏民所親縣時

有友人相過主人歡喜為具捕犬因誤中客之死家見縣平法

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許太子至孝誤不當藥

史官書殺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含藥物可也令主人与客本

無仇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並無傷害之心不幸
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而失一時兩殺不幸
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理之民令之罪也解印
綬去蓋与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為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提像自頂及焰光至跌都是一段青石
潔膩可愛雕琢極工為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摧
折利缺唯此不傷丝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

余与京大德知元法師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釋氏
又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日而元公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
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冷寢有美女常器食
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忘而妄心生女乃不至
餓渴既逼至毒癘匝体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
切至女復至身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
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西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大和以來
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真合
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与羣兒戲以竹葦為槍烏翎飾其上裂
紙為旌作戰鬪之象相向云殺俄尔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
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貞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
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為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
殭臥塞途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
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舉日萬方欲為伸屈
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飡

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与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明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問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之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庶寮鄰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我名一字名之殊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陸名而果同年烏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城觀察大夫董常說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

原奉明字上育光
字復用黃抹去未
填

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多者及第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來解鳳翔偶者本府鄉貢試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題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烏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以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坐因戲諸進士今日極感蟻與賢座主同年時右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蟻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郴州李侍郎也依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坐嗟歎

侍讀諫議鄭漳說河南孔平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事
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允尚書溫業報云憲府欲取作侍
御史日望初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
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
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却除此官鄭又
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當時為大理司直常款滯
淹會張謩欲除太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居必請舉
自代旋遇蕭儻服闋且要与官諸生適以蕭為博士前
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
終得且合為教政伸府官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佐

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銳師
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陽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幪布衣之舊常知其更才趙公入相蒙
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為
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于除授而趙公秉政
其言多行蒙必可以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
寺僧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
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矣蒙大笑
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缺人太多就
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

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送料卿祇應取
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欲于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人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
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
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曰相公奏何事稱喜喜色充溢
公不之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看此老兵以請得行否既見上
奏事畢回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
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為宰相
豈諳州縣官績初向二人又不為人而稱說憬何由身知之
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

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
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
趙公薨于相位後數年還即奏為送事得假御史
焉

相國崔公慎由庶察浙西左目背生一贅如息肉欲蔽瞳
人視物極碍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負外牧自吳
中赴職餞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生者善留眼來為
白府主崔相國鉉致之楊君許語後數日得書云穆生
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
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

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隆妻子必不使知譚簡曰須用
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皆遂心更無憂矣
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作甚譚生極有憂色至
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飲強至少亦可引
滿譚生又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唯語大將中善
醫者沈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于使宅北樓
唯師象与小監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
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又
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身白公曰此地稍暗
請移往中庭師象与小監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聞櫛

烏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
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以舌贅肉
呈之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
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後醫後
憂超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
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
詔遽來歸期是切即碍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
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
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因話錄卷六畢

右因話錄六卷共五十葉元本為秦景易手抄字
樣古勁籤題款齋漫錄款齋蓋其藏書室也
戊戌之夏從友人黃六蒼假得姪仁祖為余錄成
兩加校讀庶無脫誤時七月十七日讀畢洞庭葉
石君記



因話錄六卷共五十葉為前明蘇州葉氏家藏抄
本紙色甚古今歸朱氏壬申孟秋余借歸手錄
一過覆校再四而歸以原書歸之前跋稱兩加校
讀庶無脫誤而脫誤處猶復不少甚矣校讐之
功茲也八月七日燈下抄畢漫誌



